

池
莉

来
来
往
往



来来往往

池
莉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来来往往/池莉著. -北京:作家出版社, 1998. 8

ISBN 7-5063-1479-7

I. 来… II. 池…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17439 号

来来往往

作者: 池 莉

责任编辑: 林金荣

封面设计: 张晓光

版式设计: 蒋 艳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印刷一厂

开本: 880×1230 1/32

字数: 113 千

印张: 6 插页: 3

印数: 208001-220000

版次: 1999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第 15 次印刷

ISBN 7-5063-1479-7/I·1467

定价: 12.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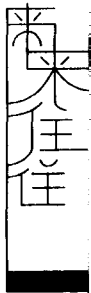
971212

1997年冬季池莉来往于德国地铁

池莉，湖北省武汉市文学院一级作家，曾经做过知青、乡村小学教师，毕业于冶金医学院和武汉大学中文系，著有《池莉文集》（六卷）及散文随笔集多本，其作品有多种文字的译本，并在国内多次获得全国文学奖以及多种文学奖，有多部小说被改编为影视作品。

好多男人的实际人生是从有女人开始的，康伟业就是这种男人。

康伟业出生的时候是一位女大夫接的生，女大夫在他的光屁股蛋上拍了几巴掌，康伟业震惊地哭了，但是康伟业并没有记住她，康伟业首先睁开的不是眼睛而是肺。康伟业上幼儿园的时候，幼儿园也尽是女阿姨，他们班的女阿姨还特别地喜欢他，但是那个年代没有电视，没有电视也就没有谁来对他进行性的启蒙和教唆，所以他对漂亮的阿姨熟视无睹，连飞吻都不曾做过。康伟业上小学的时代正是盛行划分男女界限的时代，他还根本来不及问一个为什么，就被裹挟到划分男女界限的浪潮里，不敌视女同学者就会被认为有流氓嫌疑而受到高度孤立。康伟业当然不愿意当流氓和受孤立。于是他和绝大部分男同学一样，在课桌上用粉笔画一道“三八线”隔绝同座位的女同学直到小学毕业。中学部分，康伟业上的是男中，学校里没有女同学，因此就没有了任何的可能性。本来如果历史正常地发展，康伟业读到大学的时候就会遇上女性同学的，然而在他的初中阶段，“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少年的全部激情都被这场史无前例的革命运动所吸引，他与他的红卫兵战友们日夜地写大字报，开批斗会，破四旧立四新，步行串



联走遍了祖国主要的大地，在天安门广场接受了毛主席的亲切检阅。那时候，康伟业读的书是《毛泽东选集》、《列宁全集》、《资本论》和一批哲学著作，潜心思考的是国家大事和世界革命大事，渴望由他这一辈人把红旗插遍全世界。接下来，就是四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生活。艰苦的农村生活给康伟业的主要教导是：人必须先有吃的，之后才能够活着。所以，康伟业尽管依然满怀革命理想，也还是学会了偷鸡摸狗的技能，哪怕在漆黑的夜里，他一出手就可以逮住一只鹅的脖子。一只肥大的鹅从被康伟业逮住到被烹煮都来不及发出一声叫唤。吃了老乡的鹅或者鸡，康伟业与同伴们就迎着乡村的风晃荡到田野上，望着远方的地平线唱歌，他们唱的是：武汉武汉，美丽的江城，我们是多么怀念你。在这颓丧的矛盾的四年里，康伟业的情绪极其低落，任何女性都进入不了康伟业的眼睛。再后来，康伟业如愿以偿，被招工招回了武汉，分配在一家大型的肉类联合加工厂。康伟业穿上深蓝色的工装，戴上了上海牌手表，自然就没有了农村偷鸡摸狗的卑劣愿望，他重又开始读书和写笔记，思考国家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这些重大问题。

康伟业首先认识的是他们厂的厂医李大夫。有一次康伟业一边走路一边看书，一个不当心摔了一跤。这一跤绊在马路边的水泥墩上，整个人飞了起来又扑将出去，他的膝盖、胳膊肘、下巴都摔破了皮。康伟业跑到厂医务室去涂红药水，认识了厂医李大夫。李大夫听说康伟业走路都

看书，又拿过康伟业腋下的一本黄封皮的书看了看，是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她惊奇地说：“你看这么高深的书？看得懂吗？你这个小青年很不错啊！你叫什么名字？多大年纪？是哪个车间的？”

李大夫肤色很白，白得很洁净，又穿着白大褂，显得十分超尘拔俗。她的气息随着她的话语翅膀一样轻柔地拍打在康伟业脸上。康伟业还从来没有感到过这种拍打，他的心里产生了被羽毛轻拂的微妙的骚动感。李大夫在说“你这个小青年”的时候，表情极其地自以为是，好像康伟业是一个毛头小子而她则是一个沧桑老人，可她分明是一个少妇。在女性面前一贯口拙的康伟业忽然从天而降了一种特别的灵感，一句具有幽默感的话冲口而出，他说：“在我们工人阶级自己的医务室里，涂一次红药水要回答这么多问题吗？”

李大夫的眼睛里飞出了意外的光芒。她用这一闪而过的光芒瞥了康伟业一眼。她说：“一般来说不需要。但也有特殊的时候，比如现在。”

康伟业与李大夫对视着笑了。康伟业觉得他们的对话很有意思，与日常生活中的大不一样，就像外国电影里面的某些场景。他很兴奋，很感谢摔的这一跤。

康伟业一一回答了李大夫的提问。他们谈话的时候，李大夫一直在替康伟业清洗创口，用棉签轻轻地按着。有别的工人来打针，李大夫就忙她的去了。康伟业不由自主地拿起了书，想呆在一边看书。李大夫对他说：“你好了，

你去吧。”康伟业这才对自己下意识里潜藏的某种东西恍然大悟，他窘迫极了，连声说好，拔腿就走。李大夫大大方方地与他道再见，说欢迎他常来。康伟业支支吾吾，赶快逃离。

在回车间的路上，康伟业走了三个来回。康伟业的脸一路发烧。他认为自己的表现非常失态，而人家李大夫光明正大，从容不迫，好像没有什么别的意思。聊以自慰的是，康伟业可以肯定李大夫比较欣赏自己，当然是同志之间的欣赏。他想他可不能再失态了。

回到车间之后，康伟业很快就打听到了李大夫的大概状况。李大夫是从部队转业下来的，她不仅已婚，而且小孩都快小学毕业了。丈夫是一个现役军官。工人们说李大夫大概有三十五六岁，只是她喜欢打扮，身条子好，说话嗲，所以就好像二十几岁的人。康伟业不相信李大夫有三十五六岁。就康伟业的认识而言，三十五六岁是一个很大的年纪了。

在认识李大夫的这一天，康伟业的情绪剧烈地起伏跌宕。后来的心情怎么也好不起来。他埋头干活，埋头回家，回家之后草草地吃了几口饭就躺下了，瞪着眼睛望天。康伟业的母亲发现了康伟业的异常，问他怎么啦？他说没有什么。再问，他就烦了，粗声粗气地说：问什么问？烦不烦人啦！

康伟业的生活开始了。

这一天，厂里是那种寻常可见的好天气。工人们在食堂打了饭就出来，三三两两地蹲在草地上或者废料堆上吃饭。康伟业在排队的时候站在了李大夫的后面。当他从一种馨香的气息中发现前面是李大夫的时候，他准备逃走，可就在这个时候李大夫回过了头。康伟业连忙主动地打了一声招呼：“李大夫吃饭。”

李大夫含笑回答：“小康吃饭。”

李大夫往康伟业手里塞了几粒酒精棉球，说：“把碗筷消毒。”

旁边的工人看见了，嬉皮涎脸地凑近李大夫，哄闹说：“我们也很需要消毒。”

李大夫正色说：“去！”

李大夫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搭腔的。李大夫是这个大型肉类联合加工厂两千多职工里最矜持最清高最有文化的人，军官太太，皮肤白得像奶油雪糕，腰细腿长，亭亭玉立。据说她的年龄已经三十五六岁，这一点就是杀了康伟业他也不相信。

康伟业打好了饭之后，发现李大夫在一边等着他。等得非常自然，落落大方，弄得好像如果康伟业不跟着她反而显得康伟业心里有鬼。康伟业只好跟着李大夫来到了医



务室的门口。医务室的门口打扫得非常干净，有几棵树，有一个小花坛，鸟在周围啁啾。李大夫从医务室搬了两把椅子放在花坛边，与康伟业对坐着，吃饭，闲聊。聊着聊着，不知怎么的话题就扯到了男女上。

李大夫关切地问康伟业：“你谈了女朋友吗？”

康伟业红着脸说：“没有。”

李大夫问：“谈过没有？”

康伟业的脸更红了，说：“没有没有。”

李大夫说：“我不相信。我听厂里人讲，谁给你介绍女朋友你都不要？好像有一点曾经沧海的味味道嘛。”

康伟业的脸红得没有办法了。他说：“哪里。我觉得我还年轻，还早，还想多多地看书学习。”

李大夫看着他的红脸直发乐，说：“早什么早？二十几的小伙子了，正当年呢。再说谈女朋友又不耽误学习，谈得好，还可以促进学习。我看恐怕是瞧不起一般的姑娘吧？”

康伟业腼腆地一笑，不做声了。

李大夫说：“看，骗不了我吧？你脑袋里想的是什么，我清清楚楚。你说说看，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女朋友？”

康伟业心里说：我就是要你这样的女朋友。可他嘴上哪里敢说。就是在心里说了他都羞惭得不得了了。幸好李大夫不再逼他回答，而是起身去医务室拿开水瓶去了。李大夫拎来了开水瓶，往康伟业碗里倒了一点开水，往自己碗里倒了一点开水。然后一边喝开水一边说：“我知道你想

要一个什么样的女朋友了。其实你不必这样，天下的好姑娘多得是。”

康伟业把这话一听，立刻感到无地自容了。李大夫把她的手伸过来，轻轻拍了拍康伟业的肩，极其柔和地说：“好了，不要不好意思。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你真是太纯洁了。”李大夫停顿了一下，见康伟业缓和了过来，便又接着说：“小康，我是过来人了，我得告诉你一点经验之谈：二十多岁的小伙子该处女朋友了，一个不成可以处第二个，要不然，太缺乏经历，会给以后的生活造成极大的痛苦的。”李大夫说到这里，放下了搪瓷碗，若有所思地低下头。地上有一群大个子黑蚂蚁在忙碌，康伟业说：“蚂蚁。”李大夫应和道：“蚂蚁。”康伟业拿脚尖去逗它们。就是在这个时候，李大夫缓缓地抬起头来，对康伟业说：“小康啊，女人是男人身上的一根肋骨，男人没有女人，他就不是一个完整的人。”

这话来得太突然，与当时的时代环境完全不符。康伟业慌乱地说：“李大夫，李大夫。”

李大夫善解人意地接过了他的话，开了一个玩笑，说：“李大夫说话太胆大了，是不是？李大夫说话有一点流氓，是不是？”

康伟业说：“不是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康伟业不敢正面看着李大夫，他把目光放在医务室的墙壁上，那里有一幅油漆斑驳的大字标语：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康伟业反复看着“毛泽东”三个字，渐渐地就有了勇气。康伟业说：“李大夫，我和一般工人不一样。我还不至于愚昧到认为您的话流氓。只是我们现在已经听不到周围有人敢于说出您这么深刻和有哲理的话。”

李大夫说：“呀，原来你还这么会恭维人。”

康伟业说：“哪里，我说的是实际情况。”说着说着，康伟业的胆量渐渐地壮了起来，语言也渐渐地顺畅了起来，他说：“李大夫，我非常感激您。您的思想和您的谈话都给了我极大的震撼。您也许不知道，我读的是男中。一进初中就搞文化大革命，一心想把革命的红旗插遍全世界，后来才慢慢发现理想与现实相距得十分遥远。知青下放，在农村呆了四年，没有门路上大学。只好招工回城了，谁想到会被分配到这个厂呢？当然，我们这个厂也没有什么不好，一样都是工人阶级，工人师傅对我也都挺好。只是我，我在冷库上班，成天扛冷冻猪肉。当然，扛冷冻猪肉也没有什么不好的，毛主席说革命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车间只有男人和冷冻猪肉。我始终就没有怎么接触女同志，不了解她们，只是觉得她们看上去都比较一般化，没有什么意思。”

李大夫说：“我明白了。”

康伟业嘎嘎笑起来，说：“只有男人和冷冻猪肉。”

李大夫说：“是啊，我明白。”

从这一天以后，康伟业与李大夫就成了可以交心谈心的好朋友。在没有别人的情况下，他们以姐弟相称。在处

理男女关系方面，李大夫显然是一个善舞长袖的聪明女人，把她和康伟业的距离保持得恰到好处。再不久，李大夫就为康伟业介绍了段莉娜。

和全国人民介绍对象的程序一样，康伟业和段莉娜在见面之前首先由介绍人交换了双方的个人条件。段莉娜的条件非常优越。她与康伟业同龄，是中共党员，在党的宣传部门工作；思想进步，事业心强，身体健康，容貌端正，身高一米六十六；父亲是武汉军区师级干部。康伟业一听段莉娜的简况，人就矮了半截，连忙对李大夫说不行不行，我的条件太差了。

李大夫说：“胡说。你一点不差。听我的没错。”

李大夫不由分说地定下了一个见面的日期。李大夫没有有意拔高康伟业的条件。在她看来，康伟业的条件的确一点不差。男人和女人不一样。一个男人只要像康伟业这样，高高的个子，相貌不俗，出身书香门第，自己又聪明好学，他很有可能前途无量；而女人，优势只是在年轻的时候，在家庭、工作单位等外在条件上。将来结婚怀孕抚养孩子了，事业也就顾不上了，人也老得很快。所以，只有现在像段莉娜这样条件的姑娘才有可能终身配得上康伟业。李大夫以她阅尽人间沧桑的眼光为康伟业下了一个预言。她说：“小康，世道会发生变化的。你这么聪明好学要求上进的好青年，不会久困在工厂的车间里。你的前程不可限量。”她说：“我还只怕将来你看不上段莉娜呢。”

康伟业说：“怎么可能？她这么出色。”



李大夫说：“女同志的出色不在表面的条件上面，以后你会明白的。小康，你应该知道我是真心地希望你幸福。今天我把丑话说在前面，如果你对她感觉不好，一定要当机立断地断掉关系；如果你们关系发展太深了或者结了婚，你就不能轻易地背叛和抛弃她。她是我一个老首长的女儿，我答应了首长要对她负责到底的。”

康伟业仍然不以为然，说：“我的好姐姐，你就放心好了。我怎么可能有你说的那么复杂？”

李大夫说：“我的康弟啊！生活真的没有那么简单。请你千万千万记住我今天的话。”

康伟业说：“记住了。”

段莉娜就是这样经由李大夫出现在康伟业的生活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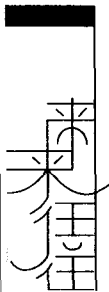
一九七六年五月的一天，下午三点钟，汉口中山公园百花亭，康伟业与段莉娜在这里第一次见面。康伟业按时到达，段莉娜却先他而到，隐在浓密的垂柳丝后面，远远地观察惶然寻找过来的康伟业。

康伟业事先已经知道了段莉娜的大概情况，然而一见之下，他还是大大地吃了一惊。五月是一个花红草绿、枝繁叶茂、蜂飞蝶舞的浓情季节，年轻的、健康的、饱满的姑娘段莉娜，嫣然一笑，唇红齿白，盛开的鲜花一般与这个季节融为一体，眩目耀眼地展现在康伟业眼前。康伟业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段莉娜是这么地漂亮。他的一双眼睛完全不敢在她身上停留，而像是被猎人追赶的野兔，满公园到处奔突乱撞。

李大夫对段莉娜说：“这是小康，康伟业同志。”又对康伟业说：“这是小段，段莉娜同志。”然后自己噗嗤一笑，说：“你们握个手吧。”康伟业的手微微动了动又放下了，他怕自己伸出了手而对方没有伸手。段莉娜比康伟业大方得多，她说：“康伟业同志你好。”她干脆而利索地向康伟业伸出了她的手。康伟业只是小部分地碰了碰段莉娜的指尖。

他们总算握手了，相识了。康伟业在李大夫走了之后





也慢慢地镇定下来了，他的眼睛不再是被猎人追得乱跑的野兔了，是疲倦了的野兔，害羞的野兔，乖乖地伏在草丛里。康伟业和段莉娜互相礼让了一番，在公园的石凳上坐了下来。石凳上不太干净，康伟业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一张报纸给段莉娜垫着坐，因为他看出段莉娜穿的是一条崭新的军裤，这种正宗的军裤是多少年轻人梦寐以求的东西，康伟业觉得弄脏了怪可惜的。

他们基本上是面对面地坐着，中间隔着粗糙的小石桌。潮热的春风在他们面前莽撞地吹过来吹过去，怂恿柳絮和梧桐的刺毛粘他们的眼睫毛，他们只得不时地眨巴眼睛，都像是患有某种眼疾。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段莉娜还是能够双膝并拢，坐姿端庄，表情矜持。她白衬衣的小方领子翻在腰身肥大的深蓝色春装外面，一对粗黑的短辫编得老紧老紧，用橡皮筋坚固地扎着，辫梢整齐得像是铡刀铡出来的一样，有棱有角地杵在耳垂后面。段莉娜从头到脚没有任何花哨的装饰品，比如一只有机玻璃的发卡，牙边手绢或者在橡皮筋绕上红色的毛线等等。段莉娜无疑是凝重的，正经的，高傲的，具有思想具有理论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一看而知是老三届中的佼佼者。坐在这样一个段莉娜的对面，康伟业唯一比较清醒的感觉就是他们之间的悬殊太大了。以至于康伟业怀疑李大夫对段莉娜隐瞒了他的真实情况。疑点一冒头，康伟业找到了话题。他说：“是这样的，小段同志，我想李大夫对我的介绍一定不怎么全面，首先我不是中共党员。”